

DOI:10.13288/j.11-2166/r.2022.24.016

明代御医秦昌遇痘疮诊治思想辨析

林鹏妹, 赵艳[✉]

北京中医药大学, 北京市朝阳区北三环东路11号, 100029

[摘要] 明代崇正年间御医秦昌遇认为痘疮为淫火所致, 临证中应重视痘疮与伤寒、伤食的鉴别及病势的判断, 注重口唇、舌头及痘疮的察验。将痘疮分为发热、报痘、起胀、贯浆、收靥五个阶段进行治疗, 论治特点有温补凉泻、折衷处之, 心肾为根、脾胃为本, 血虚益气、甘温养阴, 急者先治、邪去正安, 内外兼治, 取效更长。秦昌遇重视未病先防、既病防变及愈后调护的治痘思想, 对后世医家产生了重要影响, 亦可为当今疫病防治提供借鉴。

[关键词] 痘疮; 秦昌遇; 淫火

痘疮又称天花, 现代医学认为其是由天花病毒所致的急性接触性烈性传染病, 中医学又称其为痘疹、虏疮、斑疮、天疮等。我国防治痘疮的历史悠久, 早在晋代葛洪《肘后备急方》中即载有“虏疮”, “比岁有病时行, 仍发疮头面及身, 须臾周匝, 状如火疮, 皆戴白浆……以建武中于南阳击虏所得, 仍呼为虏疮”^[1], 并列治法方药。此后医书不断丰富痘疮的防治, 至南宋出现了痘疮专著, 即陈文中《小儿痘疹方论》。到了明代, 痘疮为儿科四大证之一已成为普遍认识, 痘疮著述众多, 治痘医家辈出, 而秦昌遇即是其中之一。

秦昌遇(约1574-1662年), 字景明, 号广野山人, 籍贯为松江府上海县闸港北(今上海闵行区浦江镇汇东村)^[2], 明代崇正年间御医^[3]。秦昌遇因年幼多病而自习医术, 起初擅长幼科, 而后通晓方脉^[4]。其子上衡继承家业^[5], 从孙之桢亦精于医^[6], 弟子金铭治病效果奇验^[7]。秦昌遇著述颇丰, 可考证的有《症因脉治》《医验大成》《幼科折衷》《幼科金针》《幼科医验》《痘疹折衷》《大方折衷》《女科秘方摘要》《伤寒总论》《脉法颌珠》《病机提要》《燮堂医案》《澹香堂诗文集》等^[2]。秦昌遇因痘疮治法久无定论, 且时医用药不论壮实虚弱

而导致死者甚多, 故采摭前贤之论及近世之说, 并附以平日治疗经验, 著成《痘疹折衷》一书。本文基于《痘疹折衷》^[8]的治痘理论与方药, 对秦昌遇诊治痘疮的医学思想辨析如下。

1 谈痘原者, 淫火最切

明代医家关于痘疮病因的认识, 多持胎毒论的观点, 即认为因孕母饮食起居不知禁忌, 令毒气蕴于胎中, 故小儿出生后若外感邪气则发为痘疮^[9]。鲁伯嗣主张痘疮为胎毒潜伏于心所致, 他认为“心主血脉, 得热而散, 流溢于胃, 而胃主肌肉, 发出于外, 故成疮疹之候”^[10]。秦昌遇亦持胎毒论, 然而他论述痘疮发病与鲁伯嗣有所不同, 且更侧重于火毒。据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篇》“诸痛痒疮, 皆属于心”及张子和“疮疱、瘾疹、丹熨皆是火之用也”^[11]的说法, 秦昌遇提出“金之不及, 则知痘之发为火也明矣”(《痘疹折衷·痘原论》), 即肺主皮毛, 心火旺则乘金, 故见火毒之症发于皮毛。此外, 秦昌遇认为此火毒更准确地说是淫火, 此见解与同时期医家魏直一致, 魏直指出“淫者, 欲之溢也; 火者, 欲之极也”^{[12]372}, 秦昌遇亦认为痘疮的多发与后世之人纵欲有关。因为禀受火毒程度以及自身体质的不同, 所以“一家之中, 一身之内, 所育儿女即有稀密轻重之不同, 虚实寒热之迥异”(《痘疹折衷·痘原论》)。若未出痘, 或为感邪较浅, 或为“正气所胜, 客气一时不能相搏”(《痘疹

基金项目: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2020年中医药古籍文献和特色技术传承专项(GZY-KJS-2020-060); 全国中医药行业古籍保护中心《中华医藏》提要编撰项目

✉ 通讯作者: cmdzhy@163.com

折衷·痘原论》),或出为疮疥、赤痘。对于痘疮的病因,秦昌遇虽重视内因,但又强调外因的必要性,认为痘疮发病须得天地之淫火煽动人身之遗毒。

2 临证诊断,尤重病势

秦昌遇注重痘疮与伤寒、伤食的鉴别,认为三者虽发热证候相似,然伤寒从表入里,故只见一经病证,而痘疮从里出表,则五脏病证皆能见,如“呵欠顿闷,肝证也;乍凉乍热,手足稍冷,多睡,脾证也;面燥腮赤,咳嗽喷嚏,肺证也;惊悸,心证也;尻冷耳冷,肾之平证也”(《痘疹折衷·痘疹与伤寒伤食初证相似而实不同论》)。若某一脏腑的病证尤为多见,则为此脏感受毒邪较深。伤食亦易与痘疮相混淆,医者应当细心辨别。腹痛身热,夜热昼凉,呕吐泄泻,大便酸臭见于伤食,身热而昼夜不凉,卧睡惊悸,呕吐足冷则见于痘疮。此外,秦昌遇指出,若时值痘疮流行而见心窝有红色,耳后有红筋赤缕,手指皆热,惟独中指冷,则可知为痘证。

痘疮若调护不慎,病证可迅速发生变化,或稍迟片刻即失去救治时机,因此秦昌遇在临证中尤其注重病势的判断。诊察要点包括:1)察口唇。脾开窍于口,六腑之华在唇,故痘疮始终以唇口红润为吉。唇口肿硬,口疮燥裂;痘疮稠密,唇口部痘疮相黏干黑;痘疮未起,唇口先黄熟肿硬;痘疮未收,唇口先焦枯剥落;口出臭气、口涎胶黏、唇缩、唇下自裂及鱼口,皆为凶症。2)验舌。舌为心之苗,又为脾之脉,故痘疮始终以舌头红润为吉。舌干口燥,为气虚火盛,津液不能上行;舒舌敛唇,为脾热;舌上有白苔,饮食则呛呕,为毒入于胃;舌燥黑有芒刺为凶症。3)辨痘。一辨痘疮形色:痘疮始出时,尖细且有增长之势,淡如桃花而渐红润为吉;起胀时,紧实饱满,根红顶白,鲜明且有光泽为吉;养浆时,根盘敛束,痘形完整,浆水渐浓,苍老而黄为吉;收疤时,结痂如螺靥,苍蜡如栗壳,疤痕红润鲜明为吉。二辨痘疮老嫩:《灵枢·本藏》曰:“卫气者,所以温分肉,充皮肤,肥腠理,司关合者也。”卫气强盛,腠理收敛,则可制约毒邪,因此,痘疮喜老恶嫩,颜色苍蜡、形状紧实、浆水浓浊、结痂厚坚则易于痊愈。三辨痘疮善恶:五善,痘出身凉,卧卧安宁;语声清亮,动止安静;饮食如常,二便清调;痘疮红活,头面稀疏;口舌滋润,浆浓疤厚。七恶,烦躁闷乱,谵妄恍惚;呕吐泄利,饮食不进;寒战咬牙,腹胀喘急;咽喉肿闭,哆呛声哑;头面预肿,舌刺

唇裂;干焦黑陷,痒塌破烂;四肢逆冷,空壳无浆。通过观察痘疮的善恶情况,魏直创立了“顺逆险”三法进行论治,即顺者为吉,不治自愈;逆者为凶,不必施治;险者治之,转危为安。魏直按痘出日期列图 10 幅,论述痘疮顺逆险形证及治法^{[12]353-361}。秦昌遇则将魏直“顺逆险”三法进一步总结为发热时起至痘出第十四日每日痘疮顺逆险证候,同时又强调医者不可拘泥于日数,还须参看患者感毒深浅、气血强弱与杂证有无。

3 痘疮证治,分期而施

秦昌遇将痘疮分为发热、报痘、起胀、贯浆、收靥五个阶段进行论治。1)发热证治,病机主要为邪在肌表,壅遏腠理,法当发其郁火,主以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之升麻葛根汤随症施治。如风寒封闭腠理,遍身作痒,加蝉蜕、荆芥、防风、川芎。若见里证则兼治,如脾胃虚弱,吐泻不止,用《小儿药证直诀》之五味异功散加川芎、升麻。2)报痘证治,病机主要为毒邪入里,火势较盛,法当清热泻火。如肝火旺,手足摇动,用《痘疹心法》之葛根解毒汤加平肝之剂。若见虚证,则补虚以助其逐毒外出。如肺胃气虚,痘疮隐隐不出,面白神疲,微热飧泄,用五味异功散加川芎、升麻、蝉蜕、木通、陈米。3)起胀证治,总以毒盛壅遏,耗损正气,法当补虚托毒。若毒壅脾胃且脾胃素弱,不欲饮食,口渴引饮,用补脾胃之剂如五味异功散内托治疗。若毒盛壅遏,痘疮紫色,不起胀,用升发之剂如升麻葛根汤(《太平惠民和剂局方》)加紫草、红花、蝉蜕、犀角、生地黄。4)贯浆证治,总以气血津液充足为要,主以保元汤(《兰室秘藏》)随症施治。若心血太虚,昏睡不醒,妄言谵语,用保元汤加当归、茯神、酸枣仁;脾亏气陷,泄泻浆缩,保元汤原方用量加倍,再加参苓白术散及诃子、肉豆蔻、升麻。若见内热实证,稍稍清热。如肺气实热,痰喘气急,便实,用枳壳、川贝母、天花粉。5)收靥证治,病机主要为正气不足,毒邪尤盛。若正气不足,结痂如麸,以补中托毒为治;若火盛水竭,痘疮干黑黏着皮肉不脱,用生地黄、黄连、连翘、牛蒡子。结靥后余证,病机主要为正气亏虚及余毒未尽为主。若气血两虚,潮热谵妄,用保元汤加当归、白芍、黄连;若心火乘金,身热,咳嗽声哑,血痰鼻衄,用黄连解毒汤(《肘后备急方》)加麦冬、犀角、牡丹皮、牛蒡子、知母。在此基础上,秦昌遇论治痘疮还有如下特点。

3.1 温补凉泻，折衷处之

秦昌遇在《痘疹折衷》中总结前人治疗痘疮经验，陈文中用木香散、异功散等峻热之剂，刘完素、张子和用黄连解毒汤、白虎汤等寒凉之剂，而两者皆能奏效。同治一病，而古人治法相去甚远，正是由于各据所值之时、所犯之证而用药。因此，秦昌遇提倡先察色脉以审病势，次定岁气以观时候。若天令严寒，形体虚瘦，六脉微弱，或胃经大病而未愈，或痘疮初起吐泻交作，则应从虚论治，法当温补；若天时暄热，形体壮盛，六脉洪数，饮食如常，大小便闭，则应从实论治，法当清凉解毒。此外，还须参看痘疮形色加以灵活施治。对于朱震亨等医家所持“痘疮首尾不宜汗下”^[13]的主张，秦昌遇认为不可太过偏执。虽然汗法可使表虚以致痘疮难起发，下法可使里虚而致痘疮易倒陷，但若外感风寒，应出不出，则汗法亦当用；若大便连日不行，烦闷狂躁，则下法亦应施。秦昌遇曾治一小儿因痘后衣被太薄而感寒发热，大便秘结，无汗，秦昌遇以发散之剂除其热；后因乳母过添衣被而酿成内热，患儿表现为唇燥面赤、大便四五日不能下、腹痛作呕，秦昌遇用三黄汤加减一剂治疗后便通，余证亦平息。故秦昌遇强调汗下之法须详细询问患者起居饮食穿着，并参看其出痘时表里虚实，以辨别其腠理疏密与脏腑强弱，再斟酌施治。

3.2 心肾为根，脾胃为本

秦昌遇认为“痘疹一证，始终全赖气血滋养”（《痘疹折衷·失血论》）。程云鹏亦认为“痘毒发自先天，应期开落，不可内消，不能逐散，全仗气血送毒归痘”^[14]。王肯堂指出“脾胃者，气血之父也，心肾者，气血之母也”^[15]。肾为五脏阴阳之本，若痘疮所发为四脏受邪，而邪气未及于肾，则血气尚流通。若发热时腰痛不绝，痘出一二日后颜色青黑，干瘪下陷，为毒气留著于肾，十无一生。心为君主之官，主司神明。若痘疮养浆时昏昏欲睡，呼之不醒，或谵言妄语，为心血亏虚，神无所依，当养血安神，以宁神化毒汤及安神丸加减治疗，如服药后不醒而反加闷乱者不治。《保婴撮要》认为“人有虚实之不同，病有浅深之各异，脾胃充实，血气调和，皆依期而愈”^[16]。秦昌遇曾治一痘疮患者吐泻，用多种补脾止泻药及升提之药皆不奏效，一夜吐泻数十次，后方知为药物损伤脾胃，所幸患者尚能饮食，最后竟不药而愈。因此，对于痘中诸种渴证，秦昌遇主张不可食用水果等生冷之物，以免寒凉伤胃致变证百出。然水泡论后又有强

调，“已上诸症，纵饮食如常，身无所苦，然日后多有变证”（《痘疹折衷·渴》）。秦昌遇曾遇一小儿痘后作呛不止，然尚能饮食而余无所苦，唯独闷闷不乐，声音不甚清楚，父母以为饮食如常故不肯给药，三十日后竟以潮热痰喘而不治。故秦昌遇强调痘后余证不能恃其无大恙则任其发展，应当察看其起居饮食而随症调治。

3.3 血虚益气，甘温养阴

魏直认为治疗气血虚证“当以急务为先，必须益气之亏，引血而入，血入气盈”^{[12]347}，“非保元汤善补气血之过，则不能施其功妙”^{[12]351}。秦昌遇亦认为，血虚者气必先亏，故血虚当先益气。秦昌遇治疗气血虚证喜用保元汤，《痘疹折衷》中运用保元汤进行治疗的有 17 处。保元汤方组为人参、黄芪、甘草，而人参、黄芪的用量需根据痘色判断虚实轻重进行加减。魏直指出“用黄芪能固表，人参能固内，甘草能解毒，究其痘之宜治，必须此三味之神品”^{[12]366}。故秦昌遇治疗气血两虚、潮热谵妄，用保元汤加当归、白芍、黄连；津液不足，壮热发渴，舌干唇燥，亦用保元汤。脾为气血生化之源，治疗脾胃虚弱引起的病证亦多用保元汤施治。如脾虚湿盛所致水泡，用保元汤加车前子、木通、茯苓之类以健脾运湿。此外，秦昌遇指出时医皆以为甘温之剂专为补气，却不知甘温亦能养阴。如治疗渴证，对于阴虚动火所致口渴，医家多以为不治，而秦昌遇认为血属阴，血虚不能峻补，宜用四君子汤倍加当归、黄芪，少加肉桂治疗。

3.4 急者先治，邪去正安

魏直主张痘疮宜补不宜攻，“治者无得急治其标而遂缓治其本，故治杂证一寸，则痘证落后一丈”^{[12]385}，而万全则认为“治痘疹之法，必欲发表攻里，使之尽出，然后补而调之”^[17]。秦昌遇亦认为若毒火炽盛，必须先用犀角地黄汤、玄参、金汁之类解其毒，次补气血以化毒成浆。若痘出夹疹，需先从急者，即先散疹后治痘。若平素食积，大便腹痛、便后痛减，即使有虚证，山楂、白芍之类亦需使用。若唇口肿硬或口疮燥裂，为毒火乘脾，热炽于外，宜先升解化毒，后补益培本。若麻疹后泻痢不止，为热毒下陷，当以五苓散去桂枝加黄芩、黄连、赤芍、木通之类，毒解热退则泻痢亦止，不可用燥湿温补之法。若微泻则不必治疗，可借以发泄热毒。若贯浆时津液不足者，宜多用保元汤，然痘色干紫或衣被过厚或居室过暖而反助内热，则宜速撤保元汤。

此外，秦昌遇运用外敷、针刺及灌肠等外治法

治疗痘疮变证亦颇有心得。如治疗未发热而先报痘，主张先用针将痘刺破，再外敷四圣散（《痘疹心法》）。治疗痘疮初起红肿，用酸醋浸研三豆饮子（《伤寒总病论》），以鸡翎蘸刷，可使痘疮稀少。治疗实痛腹满便秘，为热毒火盛、津液损耗、气不得伸，轻者用蜜煎导法或猪胆导法（《伤寒论》），急者用大黄通利。治疗内热较甚而舌有白苔，宜早晚用娟裹指搅口舌，不可太重致伤唇口，则饮食有味而自能进食。

4 未发宜防，既愈防变

秦昌遇对于痘疮注重未病先防，书中列未发宜预防论。1) 防不时之气。若正值寒冬时节而气候和暖，则小儿纯阳之热容易停留在胸胃，至春季与升发之阳气相搏则发为痘疮。此时，小儿若有热证，宜服用紫草、犀角、三豆饮子之类；若有积热，宜食用消积丸；若平素虚弱，宜进补益之剂，则元气得培而邪气亦不可干。2) 慎饮食起居。若痘疮流行，未出痘前最要调护得法。因杂证之后则痘难振发，惊跌之后则痘势恶劣，故应谨防多食以伤脾胃、少衣以感风邪、惊跌以损脏腑。3) 服预防方药。可用三豆饮子，略加甘草节煮烂，预先食用，即使痘出亦少；仙方消毒化秽丹，平时服用则能令痘出少，临时服用亦能使痘易出；交春分未分时及痘疮流行时，用甘草汤磨服一丸，即使感染了痘疮，亦能避免发展为危急重症。

痘疮患者往往关注点在出痘时，结痂后若饮食起居疏于调护还可导致变证百出。秦昌遇指出小儿痘后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的功能尚未还原，精神气血、肌肉脾胃尚未充实，因痘出时一身之精血皆以养痘，而结痂后余毒未解，荣卫尚弱，表里皆虚，故此时不可妄投发散及消导之剂。此外，忌食荤鲜煎炒、糕粽生冷、辛辣酸咸、肥甘油腻之物；眼鼻处结痂不可随意触动；行坐不可太早，否则易致腰疼脚酸。若感触秽浊之气，宜用中和汤（《活幼心书》）加减治疗。秦昌遇强调，此不独为父母所当谨慎，医者亦当有所留意。

5 小结

现代痘疮的消灭已成为人类抗疫历史的里程碑，而秦昌遇重视未病先防、既病防变及愈后调护的治痘思想，仍可为当今传染病的防治提供重要借鉴。秦昌遇主张通过调护饮食、起居、情志固护正气以预防痘疮；临证诊断中注重相似之证的鉴别，通过观察口唇、舌、痘疮来判断病势，结合时气、体质分期治疗痘疮。此外，秦昌遇还强调痘疮愈后

调护，对于痘疮的防治贯穿于病前愈后，对后世医家亦产生了重要影响。清代医家强健以《痘疹折衷》为基础纂成《痘证宝筏》，其在序言中言：“今人禀质浇薄，痘愈变幻，法难尽致，文虽充栋盈几，而择焉不精，语焉不详者多，唯有明云间秦氏《痘疹折衷》，始为楷当，其言简，其旨微，寒凉温补，无过不及”^[18]。而折衷之义，秦昌遇在《幼科折衷》凡例中亦有阐明，“因幼科诸书，非偏寒偏热之误，便喜补喜泻之殊，予故僭而折衷之”^[19]，可见，秦昌遇所谓的折衷之道正是辨证论治的精神所在。

参考文献

- [1]葛洪.肘后备急方[M].王均宁,点校.天津:天津科学技术出版社,2005:42.
- [2]李嫣然,陈丽云.沪医秦昌遇生平、家族及著述考略[J].中医文献杂志,2021,39(2):80-84.
- [3]秦钟骏.泗泾秦氏宗谱:四册[M].铅印本.1917(民国六年).
- [4]李文耀.上海县志:十二卷[M].刻本.1750(清乾隆十五年).
- [5]阿克当阿.重修扬州府志:七十二卷[M].刻本.1810(清嘉庆十五年).
- [6]应宝时.上海县志:三十二卷[M].吴门臬署刻本.1871(清同治十年).
- [7]宋如林.松江府志:八十四卷[M].松江府学刻本.1818(清嘉庆二十三年).
- [8]秦昌遇.痘疹折衷[M].抄本.1762(清乾隆二十七年).
- [9]高梦鸽.明代儿科学成就与特点研究[D].北京:北京中医药大学,2019.
- [10]鲁伯嗣.婴童百问[M]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1961:1.
- [11]张从正.儒门事亲[M].谷建军,校注.北京: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,2019:20.
- [12]庄应祺.补要袖珍小儿方论[M].张洁,校注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5.
- [13]朱震亨.丹溪心法[M].太原: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,2013:299.
- [14]程云鹏.慈幼新书[M].刘寨华,杨威,校注.北京:人民军医出版社,2012:49.
- [15]王肯堂.幼科证治准绳[M].陈立行,点校.北京:人民卫生出版社,2014:298.
- [16]薛铠,薛己.保婴撮要[M].李奕祺,校注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6:436.
- [17]万全.万密斋医学全书[M].北京:中国中医药出版社,2015:726.
- [18]强健.痘证宝筏[M].上海醉六堂刻本.1862(清同治元年).
- [19]秦昌遇.幼科折衷[M].俞景茂,点校.北京:中医古籍出版社,1990.

(收稿日期:2022-04-20;修回日期:2022-07-20)

[编辑:侯建春]